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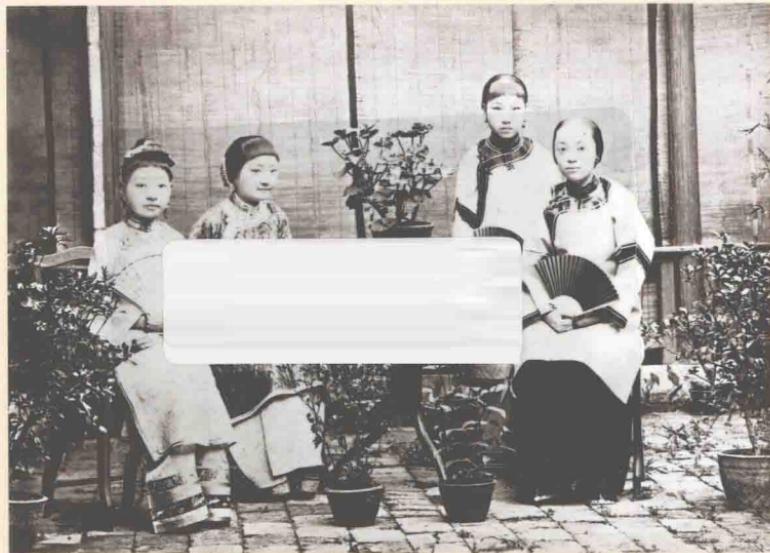
OLD PHOTOS

# 老照片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1988年：陪耀邦打桥牌 杨金英  
终能从容瞻生父 王秋杭  
我的外婆 刘碧瑞

东亚公司的「草台」演出 陈晓阳  
一张民国毕业证 陈凯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照片·第93辑/冯克力主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474-1121-6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9897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6印张 120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出版人 尹奎友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杰  
 编 辑 王宝磊  
 特邀编辑 丁东 邵建  
 美术编辑 王芳



第九十三辑

## 目 录

杨金英	1988年：陪耀邦打桥牌	1
王秋杭	终能从容瞻生父	12
刘碧瑞	我的外婆	25
沈建中	一个大家庭的悲欢离合	46
陈 怡	“燕仪堂”金氏的前世今生	62
王祖义	风雨四姐妹	66
郭小林	我的父亲与母	85
陈 凯	东亚公司的“草台”演出	94
胡 剑	腾冲昔日风情	102
陈晓阳	一张民国毕业证	116

陈文杰 照片上的抗日军人 ..... 123

郑春光 “淡然苦厄是英雄”——忆崔成 ..... 126

闻久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 144

李春嵩 在师宣传队的岁月 ..... 164

刘忠帮 当年学驾照 ..... 181

邱三宝 我与《老照片》 ..... 184

冯克力 重温一种初衷 ..... 187

封面 张之洞家人的合影（刘碧瑞）

封二 品尝苏联烟草的中国领导人（丁艾）

封三 北京的老街（秦风老照片馆）

## 1988年：陪耀邦打桥牌

杨金英

1988年11月的一天，我们接到省桥协的通知，说胡耀邦总书记来湖南休息，住在湖南省委九所的六号楼（毛主席当年来湖南住过的地方），他很喜爱桥牌，希望我们陪他打打桥牌。

中午1点左右，湖南省委接待处派车把我们接到六号楼。我们一行三人，另两人是省经委的王怀瑞副主任和省电子工业局的陈家驹局长。陈局长有个傻瓜照相机，悄悄地揣在怀里，却不敢拿出来，直到逐渐和总书记熟悉后，才忐忑地问他，能不能为他拍些照片。我们在一旁很紧张，大家都想和总书记合个影，就怕他不同意呀。总书记的回答让我们喜出望外：“没关系呀，照吧，我们都是桥牌朋友呀。”

陈局长兴奋地拿出照相机。那几天，他的照相机就没离过手，有时间就拍几张。

总书记平易近人，面带微笑，神采奕奕。上身套一件紫红色的毛衣，下身穿着浅豆沙色的裤子，干净利落，清爽朴素。

他与我们一一握手，仔细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当听说我从1983年开始加入湖南女队参加全国比赛，是省女队的第一主力，这次将和他搭档时，说：“好啊，杨门女将可是

有名的啰！”

从那天开始，每天中午1点至晚上11点半，我们都会来九所打牌，偶尔也有打到午夜12点的时候。就这样，我和总书记做了大约一个半月的桥牌朋友（期间曾中断过几天）。

总书记是有三十多年牌龄的老将，思路敏捷，牌打得潇洒自如。他是打自然叫品的（桥牌首先要通过两人的叫牌配合，再决定打什么合约），叫牌积极果断，十分缜密，尤其善于防守和首功。由于具备极强的判断力，他的首功极少失误。牌型越复杂，他的兴致越高，常常打出令人叫绝的牌张。我没想到初次和总书记叫牌、防守，能配合得如此默契。在旁人看来，我们像一对多年的老搭档。



鏖战之一



鏖战之二



鏖战之三



湖南女子桥牌队队员刘燕丽（后排左一）和屈晓兰（后排右一）来九所看望胡耀邦，后排中为作者。

牌桌上的总书记，很尊重同伴和对方，当他自己坐庄打出一副妙牌时，会开心地露出孩童般的笑颜。赢了牌，他会如数家珍般地展示战果；输了牌，他会惋惜地自责。老人家生动、诙谐的谈吐，给牌局增添了热烈轻松的气氛。

有一次，我们和王怀瑞、陈家驹打对抗赛，王怀瑞冒叫到6S，结果—2。总书记说：“你可不要冒进哦，冒进是很危险的。”还有一次，王怀瑞又冒叫到3NT，总书记边加倍边说：“怪不得基建老压不下去，你们搞银行透支啰，我加你的倍！”在场的人都会意地笑了（冒叫：无法完成的定约，指不合理的叫牌，阶数叫高了。加倍：我不相信你能完成定约，所以要惩罚你。使用加倍以后的罚分所得是翻倍的）。不过，当



作者在与胡耀邦清点“战果”。



摄于1988年11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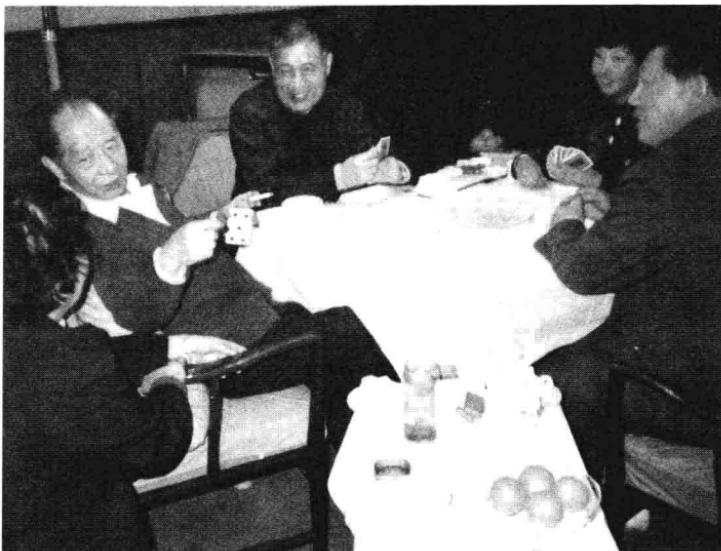
作者（左二）等人与胡耀邦合影

时的我并不清楚总书记话语的寓意，毕竟太年轻了。

湖南女队的新队员刘燕丽和长沙女队的屈晓兰，听说我在陪总书记打牌，羡慕地对我说：“杨姐，我们真想见见总书记，和他合个影，你能和总书记说说吗？”第二天，我向总书记转述了她们的愿望，总书记说：“当然可以，让她们来吧。”直到今天，刘燕丽和屈晓兰仍十分感谢我。

与总书记打牌的那些日子，常有省领导和国防科大的将军们来看望他。总书记总是先问他们是否会打桥牌，当他们回答说不会时，总书记面露遗憾，很认真地说：“打桥牌是很高雅的智力运动，同时磨砺团队精神，希望你们都能学会桥牌。”

一天下午，我们四人正在打牌，来了一位老太太，总书记立即放下手里的牌，起身快步走到她的面前，亲切地和她握



摄于1988年11月27日

手，问寒问暖，和她交谈了很久。总书记对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毛主席诗词‘蝶恋花’里提到的李淑一老人。”我们敬重地望着老人，向她表示问候。我的心里，默默地吟诵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从11月开始到元旦之前，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打桥牌的时间，几乎都是每天的中午1点至晚上11点半，偶尔打到晚上12点。晚上6点多，我们三人在九所食堂吃饭，吃饭以后马上开始。

马上要到元旦了，陪总书记打桥牌的日子行将结束，总书记把我们四人的桥牌对抗赛作了个总结：“我在北京大多是聂卫平陪我打桥牌的，真没想到在湖南有个杨门女将和我也配合得这么默契。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四人的对抗赛，我和小杨是赢

了你们哦。”

总书记所指的“你们”，是指省经委的王怀瑞副主任和省电子工业局的陈家驹局长。大家都笑了。

元旦晚上，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和湖南省省长陈邦柱来到九所，江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也赶回长沙，他们大多是带着夫人前来看望总书记，与我们这些桥牌朋友一起聚餐。我们来到总书记的餐厅，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总书记端起一只很小的玻璃酒杯，勉励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学习、与时俱进，要有人生的目标。总书记的酒杯大概只有两钱容



胜利的喜悦



元旦聚餐

量，里面盛的是米酒。我们端起酒杯，向总书记送上祝福的话语……

元旦之前，我们已知道元旦后总书记要离开湖南的消息。省经委王怀瑞副主任提议，搞个小型的桥牌比赛。大家一致赞成。但对比赛的名称，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好。还是王怀瑞副主任有主见：“现在不是家家户户都在看那个叫《昨夜星辰》的电视剧吗？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现在人人都喜欢唱的，我们就叫它‘闪烁杯’怎么样？”王怀瑞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结尾：“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打牌时，他喜欢用他的湖南新化方言哼哼这首歌。



胡耀邦和作者的荣誉证书

于是，元旦期间在举行“闪烁杯”的同时，还举行了“华松银奖杯”名人桥牌赛。争雄逐鹿，比赛结果：“闪烁杯”赛：胡耀邦队和陈邦柱队获团体赛并列冠军；“华松银奖杯”赛：胡耀邦、杨金英获南北方冠军。授奖式上，总书记从王怀瑞手上接过获奖证书，仔细地端详着，高兴地笑了。当司仪请总书记讲话时，他先向大家深深地鞠躬，说：“桥牌是一项很好的、开发智力的活动，要把桥牌活动普及到群众中去，不断提高我们的桥牌水平。希望湖南能组织一千人的队伍……”王怀瑞是我们湖南省的桥协主席，他对总书记说：“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一定要把桥牌活动深入持久地普及和提高水平，打到北京去。”总书记连连摆手：“不光是北京，要打到莫斯科去，要有信心打到桥牌王国意大利去。”最后，总书



位于江西共青城鄱阳湖畔的胡耀邦陵园

记应大家的请求，写下了“桥牌朋友”四个大字。他告诉我们，他要先去广西，再回京开会，然后还要来湖南和我们打牌。“你们要是去北京，就可以联系我打桥牌”，并为我们留下了他在北京的住址。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和总书记最后的诀别……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陪总书记打牌那段日子，让老人家感到很开心。

1990年代初，总书记的陵园在江西共青城落成，我专程前往拜谒。绿色的原野，从车窗外不断地闪过；我的脑海里，也在不断地浮现着当年六号楼的情景：总书记灿烂的笑容，紫红色的毛衣，短短的熊猫牌香烟，还有那只浅浅的玻璃酒杯……

## 终能从容瞻生父

王秋杭

小学四年级时，一天，父亲局里的一位阿姨坐一辆三轮车到我家，从车上抱下一个巨大的包袱，神情严肃地同母亲讲了几句话后，摸摸我的头，叹了口气匆忙走了。母亲把保姆拉到房间锁上门，不一会儿，保姆泣不成声地从房间里出来。那时我们兄妹五个都还小，虽不太懂事，但都知道家里出了大事。不敢问母亲就一个劲地问保姆，可保姆红着眼睛看着我们强忍住不说。一直到晚上，保姆帮我们五个全部睡下后，终于忍不住声泪俱下地说：“你们爸爸死掉了……”

好几年我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几次向母亲求证，母亲都说父亲出差了，要好多年以后才能回来。我不知道多少次把目光投向人多的地方，寻找着父亲的身影；多少次在梦中见到生父拖着疲惫的身子踏进家门……一直到父亲的照片从墙上、从相册里、从玻璃板下一张张消失，或从全家福、合影中剪掉，我才相信保姆那天晚上对我们说的话是真的。不久，在母亲单位组织的关怀下，继父加入了我们这个家庭。生父的容貌离我们越来越远，尤其是我妹妹，几乎记不起生父的长相了。姐姐背地里常抱怨母亲的无情，连偷偷瞻仰一下生父容颜



父亲王子辉和母亲王桂君的合影。

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因为姐姐深得生父宠爱。“文革”期间，母亲为了保护我们，一把火烧掉了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人赠送给生父的墨宝，避免了一场红卫兵抄家时谁也无法预料的灾难。学校工宣队要我同生父划清界线，我说，我生父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怎么划清？一直到1979年生父平反昭雪、骨灰撒向钱塘江，我们对生父的印象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所有的仪式都显得那样匆忙——像在完成一项按部就班的任务。

直到2003年夏天，当历史的尘埃将记忆的幼芽压得几乎泯灭的时候，母亲终于将一个旧木匣交给了我。万万没有想到，